

聖文嬰孩耶穌德肋撒傳略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º79-1

聖文嬰孩耶穌德肋撒傳略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79-1

3000 5-1931

(P. Math. Tchang, S. J. 張漁珊)

Compendium vitæ

S. THERESIÆ

Editio 3^a

南京主教姚重准

一九三一年三月

第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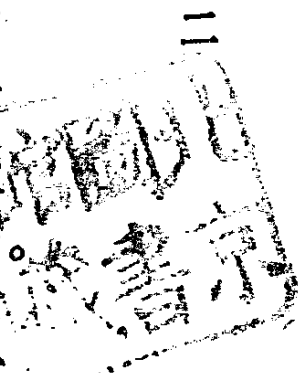
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像

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傳略目錄

- | | | | |
|-----|------|------|------|
| 第一章 | 幼稚家居 | 第十章 | 進會肄業 |
| 第二章 | 入塾讀書 | 第十一章 | 矢願真修 |
| 第三章 | 祈禱神工 | 第十二章 | 初學神師 |
| 第四章 | 患病沉重 | 第十三章 | 愛情真學 |
| 第五章 | 初領聖體 | 第十四章 | 愛火燔灼 |
| 第六章 | 聖召始基 | 第十五章 | 耶穌契誼 |
| 第七章 | 決意進會 | 第十六章 | 修德艱苦 |
| 第八章 | 進會阻力 | 第十七章 | 隱忍倚恃 |
| 第九章 | 待求進會 | 第十八章 | 患病逝世 |

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傳畧弁言

經云。天主之於諸聖。何其妙哉。夫聖教會中。前古後今。常有出類拔萃之聖賢。爲人坊表。令人欽仰取則。近年。法國有一嬰孩耶穌德肋撒者。利齊園邨聖衣會之修女也。生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歿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享年僅二十五歲。聖女一生茹苦嘗辛。心心念念。以契主愛主爲目的。歿後。聖德之名震天下。所行靈跡甚多。在天爲世人造福。及施恩如兩玫瑰花之預言。日見應驗。於是羅瑪禮部。研究其言行著作。及其靈異奇聞。俱屬純正。確實無疑。已准於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入真福品中。僅越二載。卽於本年



五月十七日。竟又宣布登其名於聖品冊上。謹按教律。凡聖德超羣。有列品之希望者。須俟其棄世後五十年。禮部方准調查其事實。起始備案。惟我修女嬰孩耶穌德肋撒也。去世不久。遽稱爲可敬矣。奉爲眞福矣。敬爲聖女矣。先後不過二十八年。吁。其列品之速。出乎尋常有如此者。新聖女功德之超羣。此又明證也。聖女小傳。各國皆有譯本。獨吾中國缺如也。璜曾讀而羨之。其時方爲可敬也。乃取可敬傳略。隨時摘譯。先登於聖心報上。特於一千九百十三年另印單本問世。題曰。聖衣會可敬德肋撒傳略。嗣值其列眞福品之年。聖心報館主任徐司鐸伯愚。特編福女德肋撒小史發行。不旋踵

間業已告罄。茲適欣逢其列聖品之盛典。爰急將拙作可敬傳畧。易爲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傳畧。稍事修改。重付棗梨。公諸海內。俾吾信友。咸知向之奉爲可敬者。今得尊爲聖女。實行公禮以敬之。益以顯聖女在天雨花造福之德能。更以增吾人寄世希聖求恩之忱摯焉。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夏耶穌會後學張璜漁珊氏
自識

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傳畧

◎聖女一名嬰孩耶穌及聖容之德肋撒亦稱小德肋撒曾奉長命錄已行實自題春天小白花傳

詠傳 譯意

春天一朶小白花。聖德儀型正發芽。貞靜幽閒流芳馥。晶瑩玉潤露柔嘉。溫良恭讓吐香液。熱愛聖情似赤葩。吾主手培屢灌溉。清光冽冽透雲霞。

第一章 幼稚家居

聖女姓瑪爾定名瑪利亞方濟加德肋撒法國亞倫松城人，生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陽曆一月二日，父名類思，爲陸軍統領官，母名栽麗蓋倫，亦係名門望族，前已生有子女八人，內四人殤，德肋撒居第九，一種可親可愛之狀，比眾不同，父母愛之如掌上珠，二親敬主愛主，甚爲熱心，聖女自述其家庭天倫之樂，以秀筆鋪敘之，曰：予幼時，遇主日，必出

門望彌撒，午後瞻唱日課，及聖體降福等禮，一路見大樹聳天，青葱鬱茂，野花滿地，芬馥鋪陳，溪流之汨汨可聞，泉水之清清可飲，此種天然畫軸，實使我靈有超塵出世之想，至今言念及之，猶覺深印腦筋，不禁眉舞色喜。

聖女自幼穎悟不凡，記憶力出眾，喜聞奇妙特出之闢論，一日，其母論天主寵愛簡越者之福樂，德肋撒曰，媽，我願汝目下卽死，旁人斥之，彼曰，你說必須死了纔可以到天堂，我望你升天去，並無他意，不料年方四歲半，其母竟然逝世。

第二章 入塾讀書

父瑪爾定決意暫離亞倫松城，遷至岳家，冀兒女輩易受舅家照顧，按遷家事，本不合父意，惟以兒女教育有關，故毅然爲之，瑪爾定平生守

誠甚虔，曾開玩貨店，善守主日及他罷工日，逢罷工日，將店門緊閉，不肯售貨，人有譏其失利者，瑪笑置之，天主報其誠心，賜其生意發達，日增月盛，聖經謂，先求天主國及天主義，其餘加給於汝，瑪爾定深信此言，故遵守教規，不敢稍忽，方離亞倫松城，携瑪利亞、保利納、賚阿尼、帥利納、德肋撒，共五女，初瑪利亞、保利納，在夢城，聖母往見會修女院中讀書，畢業回家，治理家務，教訓幼妹，瑪利亞照顧帥利納、保利納，領德肋撒各竭心力，善爲撫育，不啻慈母之撫幼女焉。

德肋撒從二姊訓誨，敬主愛人，漸有進步，知塵世非久居之鄉，漸起輕世之意，其愛天主與日俱增，天主寵之，聖母眷之，家庭熱心之樂，非筆舌能盡述，德肋撒嘗記其幼年景况云，我儕每日披覽週年瞻禮規條，覽畢，念一二章有益經書，念畢，我父唱一二聖歌，其聲婉轉抑揚，至再

至三、似欲助我熟寐也者、時我頭枕父親胸懷、後父親上樓念經、我跪其旁、目睹其祈禱之誠、非常人可比也、

第三章 祈禱神工

德肋撒在家、每日讀書、其二姊保利納教之、讀畢、父携之出門散步、并到堂恭拜聖體、小女在聖體前、合掌端跪、貌似天神、有入堂專觀此女祈禱者、觀後、輒歎美不置、小女路遇貧人、則親自哀矜之、至晚、又每自述云、余幼時仰觀星辰、不覺樂甚、見點點者不啻金銀珠、燦然悅目、又見獵戶星、狀如丁字、謂父曰、父乎、余名已寫在天上矣、西文德肋撒之首字乃丁字故言之如此於是覺塵世醜陋、厭世之心生矣、一路前行、仰望不停、不知脚踏何地、有時父領我釣魚、手持一小竿、可任意垂釣、然我喜獨坐花草間、靜焉思想、雖不知默想法、已入默禱之工矣、或聞樂聲自遠來、側耳細聽之、

則颯颯風聲也，一時神遊天外，不知身在何方，世界乃流徙地，我早已想望天上矣，六七歲時，初到海邊，見萬里碧濤，一望無際，甚樂之，於是大海畫軸深印腦筋，垂暮日將西沉，夕陽紅光，橫射數十里，金光燦爛，悅目賞心，始知上主聖寵之光，燭照人心，當亦如是，當是時，我心如小舟，飄浮於汪洋白浪中，卽立志頃刻不離我主，卽賴耶穌導引我心，因望平安穩渡，速登天岸。

第四章 患病沉重

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二姊保利納進聖衣院修道，德肋撒與之別離，如失慈母，心傷至極，一時憂鬱成病，輾轉牀褥，彼自述曰：時余病體稍減，手製馬蘭花圈，獻於童貞聖母，五月初萬紫千紅，爭妍鬪豔，獨小白花，（聖女自稱）萎敗不堪，行將凋謝，幸有太陽，（太陽指

聖母）迴護，小白花圈，常顧盼皎潔之太陽也。一日，我父面有憂色，進我房內，至我大姊瑪利亞前，袖出小金錢數枚，諭其寫信至巴黎聖母得勝大堂，獻彌撒幾臺，求聖母賜余病愈，果然不虛所望。九日敬禮之第一主日，我大姊瑪利亞跪余牀前，苦求聖母哀憐。三姊賚阿尼，小姊帥利納見之，亦跪地苦懇，我已人力不能挽回，奄奄垂斃，亦一心懇求聖母，忽見房中聖母像，栩栩欲活，變形自動，聖容美麗異常，藹然可親，從未見如是豔麗者，更可奇者，聖母向余微笑，是時，我覺心曠神怡，樂不可喻，諸病頓時消散，我卽雙目流淚，感激不盡，從此寒氣忽除，童貞瑪利亞之小白花，日見茂鬱滋長，五年後，含英吐蕊，盛開於加爾默落高山矣。（指聖衣會）

第五章 初領聖體

余病愈數月後，父領我遠出旅行，所到之處，人皆接待殷勤，快我心願，其時耶穌感動我心，使我知塵世虛幻，瞬息即過，除愛主事主外，餘皆虛夢，宜覓真實之光榮，永久不朽者，但此榮不可求於名利中，反以晦名隱迹爲安，余再三默思，覺余生於世，專爲求無疆之榮，而求之妙法，在修成聖德，旋自利齊園城返里，至本篤會修女院學堂讀書，預備初領聖體，是時余每到晚上，將日間所行克己等工，獻爲神花，懇求耶穌收納。

初領聖體之日，吾主初次降臨我心，親愛莫可名狀，我覺耶穌愛我至極，我亦向耶穌曰：我愛汝，將我永遠全獻於汝，是日，耶穌不向我索何事，蓋耶穌未詣我心之前，早已相知，及領主，更覺情投意合，樂也融融，我與耶穌去爾我之稱，但我之於耶穌，如一滴水之雜於大洋中，縹渺

不見其所在，耶穌爲主爲王，居我心中，我求主收我主權，以後以天主之神勇爲己力，午後，我代他幼女誦奉獻聖母經，覺聖母垂視小白花，向我微笑，直至晚上，諸禮已畢，慶幸之日方逝。

第六章 聖召始基

余初領聖體後，不久，復行避靜神工，預備領受堅振，迎接天主聖神，屆期，恭領堅振，頓覺愛情與神勇加倍，蓋將有大難攻擊，所以聖神先來壯我膽氣，預備鏖戰也，所謂大難者，前數年中，憂鬱多疑，手足不知所措，幸有大姊瑪利亞，撫慰顧問，解脫疑慮，今則不然，大姊亦如二姊進聖衣會修道去矣，從此無親愛之人，訓誨提撕，不得已，向在天四位小天神（指已亡之二兄二姊）求救，果然不虛所望，禱畢，頓覺舊時之憂慮，烟散霧消，心地爲之坦然，是時聖女明悟日漸開發，喜閱書籍，體

味書中至理名言，甚形得意，且自知克己節制，每閱書中極得意處，輒掩卷停閱，以練克己之工，乃多閱先聖史略，願爲英雄豪傑之舉，然而吾主別有意旨，召其走聖愛遯跡之路，嘗筆述曰：某主日望彌撒畢，余手掩經本，偶不經心，一幅耶穌被釘像，半露經外，只見耶穌聖手流血甚多，是時我心忽動，想吾主爲人傾流聖血，一至於此，而無一人收聖血，以示敬愛之情，於是我心甚痛，願以後常侍吾主十字架之傍，恭取聖愛之流澤，以之潤我，兼救人靈，從此以後，吾主架上所說我渴，一言常隱隱聒耳，深刻我心，炙我熱情，我願往送杯水，以飲吾主，而我自渴於救靈之火，千方百計，每思如何搶救人靈於地獄永火焉。

同時，聞有一囚犯，已定死案，仍固執於惡，不肯認罪悔改，不日將必臨刑，其靈大有危險，余爲之增祈禱苦工，冀天主憐視此靈，幸天主俯允。

我求，果然該犯悔罪痛告而死，自是以後，我救靈之心，如炎如焚，常願解吾主之渴，而我救靈之渴念，有增無減，此卽吾主之報我也。

第七章 決意進會

時德肋撒溺於愛情汪洋中，衝波逐浪，流連忘返，只圖愛主教靈，不知其他，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聖誕瞻禮子時領聖體後，蒙吾主振其精神，壯其勇銳，不復猶豫不進，畏蕙因循矣，因稱該日爲己之悛改良辰，自此以後，覺心常平坦，鎮定不動，以後專心致志，暗中常行修德克己之工，嘗曰：是時我仰瞻先聖中有自幼鞭身流血者，不覺慚悔交集，自知相懸天壤，不能與之爭戰，我之所謂克己者，惟在破除我偏情願欲，忍耐人之苛責於我，暗中助人，而不令人知，我謝我而已。

一日，有人問成聖之法於小德肋撒，答曰：只行一事，諸德統括在內，卽

常獻小克己之花朶於吾主，又將自己全托於吾主手中，任其措置，斯言也，可以總括聖女之一生德行品誼云。

聖女倚靠吾主之心，極形懇摯熱切，惟至今尙未遇逆境艱難，頗覺順易，然吾主早已備一戰場，必欲其鏖戰一番，以試其毅勇忠愛之忱，方不愧爲吾主淨配云。

數月後，聖女將滿十五歲，定志效大二兩姊之表，進聖衣會修道，惟念及須將此志稟告父親，則不覺惴惴焉不寒而慄，蓋時其父適患瘋癱，倘知小女之意，必如雪上加霜，增其痛苦，然默而不告，確又不可，於是切求天主聖神寵佑，擇於（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聖神降臨瞻禮日，將棄家修道之志，至父親前，據實直陳，求其允准，彼自述曰：我擇聖神降臨瞻禮日，將此事稟父，先求聖神光照，并託諸位宗徒代禱，午後，晚

課經畢，由堂回家，遇一極好機會，我父正在園中靜坐，舉手向天，旁觀園景，顧而樂之，時夕陽將沉，日光映射樹梢，作黃金色，園鳥歸林，啾啾爭鳴，似唱夜課經然，我父面示喜色，心甚怡然，我卽就父身旁坐，不覺眼紅淚下，父屬目向我注視，緊抱我頭，靠其心胸，問余曰：我女，汝有何事向我直說，不必隱諱，旣而父怦然心動，強立緩行幾步，若欲替我分憂者，一手仍緊抱我頭，不離其心，於是我向父說明進聖衣會修道之事，再三陳請，不得已，我父一口應承，准我所請。

第八章 進會阻力

聖女之欲修道也，其父雖已准許，而聖衣會會長特拉脫勞愛德司鐸，見其年紀過輕，（未滿十五歲）決意不肯收入，然不敢自專，命其往求本主教許，高能允准，德肋撒志切修道，求父引其往謁主教，主教答

以須同聖衣會會長相商，然後決定取止，小女見志願不避，憂愁不樂，回至利齊園本鄉，雖眼見諸事不遂，心中尙未失望，適有同鄉人結伴往羅瑪朝覲教皇，乃決意與之同往，擬求教皇准其進會，

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德肋撒同父瑪爾定、小姊帥利納等，相約往羅瑪朝謁教皇，屆時，教皇藹然可親，接見眾教友，德肋撒時年十五，流淚滿面，懇求教皇准其進聖衣會修道，教皇預言其必能進會，小女聞之甚喜，然而一時不能遂願，轉喜爲憂，自錄當日情形云：時我外遭困難，竭我所能，我行我素，心內尙覺鎮定平安，然而我靈深深浸酸苦之中，難以解慰，是時耶穌默默無言，似若離我而去矣。

第九章 待求進會

一路鬱抑無聊，無人顧慰，回家後，愁顏稍解，幼女切望許高能主教，及

早准其進會，十二月二十八日，主教之信果至，准其即日進會，無奈一波未定，一波又起，此次竟是諾厄聖匱不肯開門了，聖衣會女院長，命待過封齋節後，始可進院，德肋撒聞之，憂愁不樂，一若耶穌在其心中熟睡，而不肯醒寤者然，但自知一心倚靠耶穌，自當任其措置，一如玩具之在嬰孩耶穌之掌中，他日賦詩向聖母云，耶穌將已全交我，彼可再三復索還，聖善母皇傳我語，情投愛海諱容顏，任他隱伏似眠醉，婢亦陶然等夢閒，待至昇天安樂日，信光燈滅插隨班，

是時吾主憐之，給其小慰，令其訓誨兩個孤女兒，聖女自述曰，時有兩個孤貧女兒，大者年十歲，小者年六歲，我親自教訓兩人，每見彼等勤聽我言，深信不疑，不覺顧而樂之，彼輩靈魂清潔，誠實如天神，即在幼稚之年，頗知克己之法，在二幼女前，余不停講如何吾主耶穌，將以天

上冕冠、賞報良童、其年長者、明悟始開、聽我講解、每雙目注視我、信口問我耶穌如何美善、天堂如何福樂云云、彼自謂以後、欲善聽大姑娘之教訓、（他常呼我爲大姑娘故言之）聖女回想己之幼稚年、每自嘆曰、依常理而論、我之稟性激烈暴躁、又多隱傲自誇、若無善表在前、令我效法、則我早已墮入犯罪危機矣、每見孩童之一塊天真、一如淨蠟、可隨意塑鏤摹繪人物、欲善則善、欲惡則惡、吾主嘗謂甯以磨石繫頸、沉諸海、不可令以惡表引壞稚子之天良、良有以也、

第十章 進會肄業

竄流之日不久、福幸之時已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四月九日、德肋撒得進聖衣院、先是辭別親戚友朋、與父及小姊帥利納握手抱頭、流淚話別、彼自述曰、我心之躍動甚利害、似有猝死之危、與我親友抱頸泣

別，我跪地求父降福，父亦下跪，且泣且舉手降福我，既進院，小女自慶穩渡世海，安登修岸，今而後專志潛修，改名嬰孩耶穌及聖容之德肋撒矣，回憶十五年中所遇境况，實如流徙之苦，乃自述曰，凡人有一目的而欲得之，須設法勇往直前，冀早得之，耶穌早使我懂明，由十字苦路，交付多數靈魂於我，至是我愛苦之心日增，蓋聖衣會修道本旨，本欲使罪人改悔，司鐸修成聖德也，聖女日夜禱祝，奮勉有爲，冀速成此二者，以故進院後，逆境困苦，突如其來，常覺靈魂焦苦，一無安慰，且長上欲試其德，加以許多忍苦機會，聖女無不安然樂受。

第十一章 矢願真修

穿修服之禮期已屆，聖女幸得重見己父，與之行抱頸禮，嗣筆述曰，是日爲一月十日，乃慈父之末次奏凱榮耀日也，蓋父既獻諸兒女於天

主之後，彼亦奉獻自己於天主，作全燔祭品，天主欣然受之，一如金之爲火煅煉焉，余之切願受苦，毫不減少，不久，余靈稍分，吾主聖心之臨終痛苦，蓋余靈上，焦苦無味，上天下地，不得欣慰之來，然在此逆境之中，自覺一種神樂云。

一日，聖女自述神貧之境遇云，某夜，晚課經畢，余在地板上摸索燈盞，是時院中宜守大默靜，不能啟口問人，余想必有他修女誤取余燈而去矣，余意欲在此夜，多閱多誦經書，惜無燈盞助光，甚爲著急，若無聖寵之光內照，余必抱怨他人無疑，是時，始悟神貧之德，不獨缺少有益之物件，不可怨恨，卽缺少緊要之事物，亦宜忍耐，故身雖在幽暗中，而余靈魂，竟有神光照耀，灼然明見肉目所未見之妙境，自是以後，凡一切賤陋不堪不適用之物件，余必愛之，譬如某日，余之水壺，爲人易以

粗笨破漏之壺，余心甚喜，余固愛行隱密諸德，如見他修女偶忘摺其
警衣，余必私爲摺就之，安置原處。

吾主頗悅聖女之功修，助其去諸阻難，不久，長上准其於一千八百九
十年九月八日，行發大願禮，彼自述云，入會以來，余不第不得欣慰，且
常覺靈魂枯焦無味，若爲天主離棄之人，耶穌恒若熟睡於我小舟上
者，噫，余固知大凡人少有肯許吾主酣睡於小舟上者，余將心中小愁
所獻之，彼已困憊至極，絕不失此良緣，深入睡鄉矣，余未入永息安所
之前，彼未必或醒覺也，如此遭遇，余不但不以爲苦，反以爲大樂，觀焦
枯之試驗，可知余於聖域賢關，相去尙遠，焦枯之來，本不應竊喜，正宜
深咎己之疏懈所致，以之警策自醒耳，然余毫不抱怨，蓋孩童之在父
母手中，或醒或睡，皆足取樂於父母，醫家於剖割之先，令病人迷睡，後

騁其刀圭之能焉，余想吾主見吾輩如是劣弱，不知曾記憶我人，實爲灰土出身否耶？

發大願之日既屆，聖女心中之平安，難以言語形容，自述云，余覺蒙選爲王后矣，既具此銜，卽在君王前，爲辜恩負義之臣僕輩，代求種種恩賚，余胸上佩有一紙，其文如下，吁嗟耶穌！我之神配，求賜領洗日之華服，萬勿沾染污垢，汝緊持我在爾手中，不使我故意或犯微罪，賜我常常覓爾獲爾，凡諸受造之物，與我毫無干涉，世上諸物，不能擾我心安，耶穌乎，余惟求汝之平安，及無界限之愛情耳，使我爲汝致命，使我遵守新束縛，日進純全之境，巴不得眾人忘却我，我如沙粒之見棄於人，常望見踏於眾人足下，我可愛之主，我全全獻給於爾，使在我身上，常行爾旨，受造之物，萬不能從中阻難。

後又自述云，是日余喜樂至極，按常例，余獻一玫瑰花圈於聖母足下，我覺此時，實有種種幸福，聖母聖誕之日，是余成爲耶穌聖配之良辰也，亦小貞女呈小花朶於小耶穌之日也，是日余覺除天主聖寵，與喜樂平安之外，其餘視若渺小不堪，入晚，仰觀天上穹蒼，見羣星森布，光亮可愛，想不久余亦可升天，與新淨配，永遠聯合享福，樂也何如。

第十二章 初學神師

聖女愛吾主至熱至切，一如小花之受日光煦燠，不多日，春意蓬勃，豔色可餐，筆記中自稱，謂小花將已獻於耶穌，全全承行主旨云，耶穌見其靈魂潔淨無辜，喜以聖寵充滿之，以愛火燔灼之，未幾，升爲初學神師，屬下之初學修女，樂聆訓囑，謂神師曰，姆乎，爾是聖女也，彼叱曰，否，否，不然，余從未有聖人之行爲，余惟是天主寵愛充滿之一個小靈魂。

而已，他日，又自謂，從三歲到如今，從未拂逆天主，可與聖母同唱云，緣其垂顧婢子之微，飢虛以福實之，全能者大展厥德於我，又云，天主仁慈待我，一如智王撒落滿，然不第於純全一道，已滿意，卽於未閱歷之虛樂虛榮，似亦償願，我之願欲，件件飽滿矣，一日，見屬下某初學修女，繪一鮮美之小聖像，飾以悱惻詩句，乃嘆曰，噫，不知是亦能否將我一切感情，盡流露於字裏行間，成此絕妙好辭，以爲他人靈魂有益乎，又曰，撒落滿妄自徒勞，創就無數大工程，大事業之後，轉瞬間自返曰，宇下諸物，無非是虛而又虛，情意之悲感而已，今余親自閱歷，知世上最大之幸福，是深自隱晦，不求人知，亦不求知世間事物耳，若無愛德，卽最燦爛之大工程大事業，莫非是虛假烏有而已。

第十三章 愛情真學

聖女幼時最愛花卉，十五歲深閉入院，將田間春草野花，一律訣別，不復顧問。耶穌報其克己之工，遣人以各種花卉送院，多而且貴，彼知爲吾主厚贈，不停感謝。小姊帥利納德肋撒素呼爲自己靈魂之回聲者，別離已久，思念甚切，前曾受其撫養，不啻視如慈母，兩人感情甚深，不久，吾主遣其到利齊園聖衣院內，與其妹同居一處。聖女筆記自述曰：今而後，除愛耶穌之外，毫無他願矣。惟一愛字，引我到此院內，余果何愛乎？苦與死而已。二者，余久已呼爲報喜之郵夫。……苦，則余已得之。余已視爲近天岸矣。余自幼竊想，以爲此小花，須及春時而摘擷之。今日引余前行者，惟深覺無人憐恤而已。無人憐恤，此乃余前行之指南針也。除切求承行天主聖意之外，余不知尙求何事何物耶。天主乎，余自幼荷承汝愛，同我年並長，今則惟見不可測之深淵而已。愛情之路，

何其甘哉，固知人能隕越，人能不忠於所許，然愛情既來，專圖有益無損之事，將不愜耶穌聖意之端，一併消磨淨盡，只留心中幽且深之平安而已，噫，愛情之真學問乎，我惟求此學問耳，一如聖曲上之淨配，爲此愛情之學問，卽傾倒我全有之貲財以購得之，余仍視若未付價也。

第十四章 愛火燔灼

聖女自覺受天主無數聖寵，因同達味聖王一心一口，讚頌天主曰，主爲美善兮，彼仁慈爲永遠兮，竊以爲諸受造之物，若能接受均平同量之聖寵，則天主不爲人所畏懼，反爲人所酷愛矣，因愛情之故，毫不戰慄，竟無一人敢故意犯一小過矣，然而人靈不能一律酷肖，須自相區別，而各自點綴天主美善之一小分子，天主以無限仁慈給我，使我於此莫能名之明鏡內，窺見彼之一切美點，我似見各美點，皆具愛情之

光彩、躍躍映人、卽公義之美點、我見有愛情攙雜在內也、每思吾主之公義、樂也何如、蓋吾主知人本性之劣質、易恕人之柔弱、我何爲懼之耶、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我承天主默示、知耶穌極願受人鍾愛、一日、我覺凡願犧牲身靈獻於天主台前、甘受種種苦難、爲脫免罪人之嚴刑者、此等人大量祭獻、何等可敬可愛、然我自忖無力、不敢行此祭獻、於是心中向耶穌曰、吾天主、我是否尙有全燔之祭品、以祭於天主公義聖台上耶、汝仁慈之愛情、是否尙須他物之祭耶、環顧四方、隨處隨時、汝無人認識、汝爲人棄離、汝願賜以愛情之靈、大抵歸向受造之物、本宜向汝胸懷、投入汝聖愛之烈窩者、彼等反向轉瞬易逝之僞逸樂、虛感情內、以爲幸福、差謬可惜、莫此爲甚、吾主呀、汝愛情爲人輕棄如是

乎、吁、耶穌！我願爲汝愛情之犧牲，懇汝以天主之愛火，銷鎔此祭品也。又曰：從我獻已於吾主，作慈愛祭品後，我卽在聖堂中，拜苦路，忽覺心內熱火燔灼，似有猝死之危，我自不知箇中情由，而內火之熱，世物無以形容之焉。其時冥冥中若有大力，抑我全全深入火內，噫，火哉，火哉，如何甘且飴哉，若稍延片刻之久，我靈必離肉軀矣，惜乎，我尙在世上，而焦灼無慰，仍在我心也。自此日以後，愛情透入我心，圍繞我心，彼慈愛也，頃刻不停以復新我，潔淨我，使我心不染半點罪跡，我已不畏煉獄之刑，我知本不敢與彼聖靈輩，同聚一處，以煉我罪，然亦知愛情之火，較煉獄之火更易，聖人靈魂，况耶穌不欲人靈受無用之苦難，而不加賞報乎，若其不默示我以切願熱愛之心，我心萬不能如是渴願耳。

第十五章 耶穌契誼

天主聖手，已射出火箭於聖女心上，傷痕甚深，自今以後，爲愛情之犧牲，爲愛火所燔灼，一如精練航海水手，向海邊燈塔前進，此燈塔發光處，非他，卽鍾愛之耶穌也，有耶穌安坐伯多祿船上，親自駕舵，則諸風浪暗礁，皆得遠避脫除矣，聖女日夜默思吾主之訓，一日似聞聲曰，我給汝新令，欲汝輩相親相愛，一如我之愛汝輩焉。此新誠之語，聖女聞之，恪遵奉行，不敢稍忽，欲詮解此道，施諸實行，嘗語人曰，我果知其報頗大，卽在此世，亦不小也，此路上第一步舉趾，頗覺不易，餘則不覺難矣，耶穌乎，自汝甘燄焚化我心以來，余甚喜樂，疾趨於汝新誠路上，余欲如是疾趨，直至末日，隨從貞女隊，口唱愛情新歌於無限天際，然後可也。然未得進陪天上大君之前，小后（聖女自稱）先習牧人之技，蓋其奉長命升爲初學神師後，引導初學修女輩，懇摯周到，令

人敬愛，訓諸修女熱愛耶穌，靠托耶穌，一如兒女之愛靠慈父云，如是者，數年之久，率領初學修女，頗著成效，然仍謙以自持，不敢妄自居功，其筆誌自書曰：余自知一無所能，故惟專心致志，以內契天主爲不二法門而已，既與天主相契，餘則不期然而然矣，果然，余之所望，至今無誤，每次余欲餉饋諸初學修女之靈魂，覺我手中似有所充滿，足以飫沃之也，然箇中情節，總不出於克己祭獻二者，余偶與某初學修女談話時，余謹守自持，有克勝余之機會，卽勉力行之，凡諸不合題及無關緊要之浮言妄問，一概戒避，又譬如某修女自述余所樂聞之某事，不知何故，忽然棄之，而言他事，余不敢從我所好，而再三詰問之也。

第十六章 修德艱苦

一日，某修女問神師，如何可以修成聖德，聖女答曰：宜從修成微小之

德入手，人之善用首寵以勝己者，天主不棄之，天主必扶之，加其寵光，而玉成之。如德亞人讚如弟德之言有云，汝法男子之作爲，汝心壯勇，可嘉之至，是言也，余再三體味之，以爲作事宜勇敢，然後膽壯而克勝之功繼之矣。

聖女又誌云，何爲問余，汝之能愛天主如余之愛彼否耶，余愛苦難，實不足爲奇，余心樂受苦難，似無界限，耶穌所愜意於我者，乃見余自愛余之微小，及貧弱耳，余一心靠托深望於仁慈聖心者，此耳，此乃余之秘訣隱情也，何故，余之寶藏，不爲汝之寶藏耶，神姊呀，汝須知欲愛耶穌，欲成愛彼之犧牲，愈柔弱者，愈困難者，愈足相稱彼滅燬聖愛之諸舉動也。

一日，聖女論聖召之寶貴，曰，余每思救人靈魂大事，不自知余能否濟

事及聞吾主之言曰、試觀田野間莊稼已熟、繼云、莊稼多而刈穫者少、汝輩求莊稼之主人、多遣工人來、可也、吾儕聖召、非爲往莊主家盡刈穫事、吾主不曰、汝曹閉目前往刈割田野、吾儕之職、宜更高一層也、吾主之言、乃云、仰日上視、試觀天上、尙有餘位、卽謂汝曹宜充滿此等餘位、可也、汝曹一如每瑟居高山絕頂上、叉手祈禱耳、祈禱之職、豈不高於講道之職乎、吾儕宜成就傳道救靈之人、一如母道之專爲教子、何爲競爭司鐸輩之高爵耶、聖女一心求主、遣發傳教士救人靈魂、惟天主爲玉成其善志、屢賜其靈魂上種種苦難、增其聖德、如金之爲火煉灼、受苦甚大、故自述云、忽如大幕、遮蔽余靈、余云大幕、非也、竟是一座大牆、高可齊天、絕壁間隔矣、前者、聖女嘗求吾主與己接洽、不必避去種種掣肘情形、今則准求之時已屆矣、蓋忽被層層疊疊

之疑難羈縛，一如禁在囚籠中，無法可脫，凡前日信德光明，輝耀不可言狀者，今則一律熄滅，不見寸影微焰，正似晝夜常受致命之刑，苦不可言，然仍忠於倚靠之忱，毫不抱怨天主，觀其筆誌有云，卽或天主欲戮殺我，我仍向望彼不已，既不覺信德之內樂，仍不輟信德之外行，今年一年中所發信德之心，過於我一生所發之信心，卽在無數試難中，一無安慰，我尙可向天主曰，天主，汝之如是作爲，正是加我歡樂之舉也，因爲愛天主之故，而受苦難，其樂莫大焉，余今不能在世見汝，余誠視爲幸福，蓋汝或啟不信者之目，得睹天堂之美麗，余已心滿意足矣，余今一切所求者，惟不准我獲罪於汝，可也。聖女於艱困中，勇銳異常，然毫無自恃之心，一日，自以爲偶犯某過，卽云，余之不到純全地步，竟犯此小過，余心竊自幸之，今日天主加惠於我矣，可謂善度此生之

一日矣，余竊念在院諸神姊輩，必見我有虧聖德，而我自覺柔弱微小矣，此過也，我以為較之忍德，更爲有益。

第十七章 隱忍倚恃

人皆深訝聖女隨時告人曰，余有一小法，能使余勇敢忍耐者，卽余偶有蹉跌，仍常示喜色，勝與敗，毫不露聲色於外，又曰，汝輩皆明知余爲極微小之物，所獻於天主者，乃至微至賤之物耳，此事不足歉余之懷，反可增余心之平安，噫，何故天主如是降福我乎，噫，在世事主，如是其可愛哉，如是其簡易哉，然亦不因余之一心恃主愛主，能或避去大罪也，余自知良心內，卽或充以種種可犯之大罪，余仍不失倚靠之心，余卽深自刻責慘悔，投吾主聖懷中，求其恕宥，吾知其甚愛蕩子之回頭矣，嘗聞其語罪婦瑪大肋納之言矣，嘗知其答被控淫婦之詞矣，嘗

悟其箴訓并旁撒瑪利亞婦人之酬應語矣。吾知無人能恐嚇我，試誘我，蓋吾主待我之慈愛憐惜，余實深知其底蘊也。瞬目間，無數過惡罪孽，一如滴水之於烈火中，頃刻散滅盡矣。傳不云乎，古有隱修士某，勸一名妓改過，妓應主特寵，竟從修士之訓，將入修院，終身苦身克己，以贖前愆，二人同行，至第一夜，未到修院之所，該罪婦以痛悔之心激烈至極，竟溘然痛逝，同時，修士見其靈魂爲天神擁護直上天堂云。

余每念及此事，不覺噤口無言，深爲訝異，天下軟弱如余之靈魂，若覺內情景況，一如余之自覺，則人人不失望於能造愛情之巔矣，因爲吾主不求驚天動地之大事，只求余知恩靠託而已。果然，余切願造成聖德，然余自覺，到如今余之聖德，同聖人聖女相形之下，不啻有天壤之別，幾似粒米之小，與高出天際之山峯相比云。時余不第不敗

興，反自慰曰，天主既恒牖我以種種善願，我雖至微至陋，尙可望優入聖域也，余不敢妄冀成一絕大偉人，然惟素位而行，安居幼小境地，雖過失叢集如百孔千創，不堪寓目，然余必欲覓一新小捷徑，攀上天門，既不能用純修之崎嶇險路以行，至少須覓得一安坐自升機，以升至耶穌之旁耳。所稱之捷徑，及安坐自升機，不久，卽已覓得，彼云，所謂舉我升天之自升機者，無他，噫，我耶穌卽汝手臂也，如是，我可升天，我不必長大成一偉人，我惟常處於幼小之境，且日日漸漸自小云，吾天主，汝爲不速之客，自來迎我，我願咏汝仁慈於世世云。耶穌見淨配如是婉順可愛，顧而樂之，聿促其在世之日，不久將親迎之，而引登天府，永敦聖愛之好合焉，然在此數月中，愛火燎然，轟轟烈烈，有不可嚮邇之勢，聖女自誌云，余之切願愛耶穌至無以尙之之界，親獻自己於

鍾愛之情人，爲彼甘受種種慘毒苦刑，恨不能徧巡普世，宣講福音於萬民。余切願受苦之心激烈時，宛受致命劇刑，難以承當，於是誦聖保祿書信，以解心困，適逢篇中有云，非眾人一時皆爲宗徒，皆爲先知，皆爲博學聖師，聖教會由凡百肢體而成，爲目者不能兼盡耳職云云，大宗徒訓人善用天主寵錫，然而天主所賜種種恩典，若無愛情以聯結之，則皆爲無價值之舉動，不足爲貴矣，所以徑向天主之路，就是愛情耳。

第十八章 患病逝世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耶穌受難瞻禮日，聖女患吐血症，自誌曰，余想到此病可死，余心甚樂，此豈非余之淨配先作警歎微聲，遙爲報告乎，果然，由此日起，力量漸減，寒熱不退，然一心惟願死於聖愛之十字架

上，天主允其所求，不第肉身受苦，靈魂亦受苦甚大，自誌云，苦爵酌滿將溢，然余心仍平安異常，余願欲悉臻滿備，余惟一心倚靠而已。吾主每於苦爵內，雜以撫慰甘滴，一日，有人以聖女若翰納達爾格在獄旁有發聲慰之之像，以示聖女者，聖女見之，呼曰，余亦有內聲慰我，天上聖人勉勵我，謂我曰，汝今在桎梏之中，萬不能善盡汝職，不久汝死，死後正汝凱旋之日也。我知此日已近矣，蓋我之職，惟爲使人愛天主，一如我之愛彼，引導眾靈，走一幽小徑路，我欲在天上，仍造福於世上諸人，直至世界窮盡，毫不休息，他日天神向余曰，時候已消滅矣，余則始可休息而喜樂，蓋是時當選人之數已滿矣。有人問聖女曰，汝云幽小之徑路，此何路耶，答曰，卽全全倚靠，全全自棄之路也，余將以經歷有效之秘法，指示他人，謂眾人曰，世上惟有一事宜行者，卽小小

克己之鮮花，散擲於耶穌之前，令其戀愛顧盼，我用此法以攀留之，是我大受其歡迎也。有人問曰：汝畏其嚴判否？曰：否，否，不然，經不云乎：幼小孩童，受判極寬。歷觀以上諸語，足見聖女心中之底蘊，至理名言，書不勝書，今揭其要略而已。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日方晡，聖女病勢加重，痛不堪言，惡風怒浪之鼓蕩雖劇，而毫不變色之舵師，胸有成竹，仍若駕輕就熟，望準海埠進發，蓋其神目見永福海燈漸放光明，距離天埠已不遠，爰竭力掉舟，顯其精明手段，轉瞬即可泊舟歇息耳。是日旁晚，院中鳴三鐘經聲，聖女注目矚望無玷瑪利亞海星，爰賦絕命詩數語，其詞云：昔日婢初生，仰瞻汝啟明，母顏開半笑，願復試啼聲，今則命垂暮，更多烏鳥情，羈然娘再笑，提女歸天城。賦畢，謂女長曰：姆呀，是否係臨終之苦耶？我將死矣否耶？答曰：然，我女，此

係臨終之苦，我恐耶穌欲汝延久數時耳。聖女於是婉聲忍氣曰：然則好……遵命遵命。我愛汝……忽又注視十字苦像，微聲曰：呀……我愛他……吾天主我愛他……我愛你……繼而力弱更甚，頭向右面垂倒，一如童貞致命之伸頸受刑狀，更可謂此乃愛情犧牲，專待天上獵者，射以烈愛之火箭，以逝世耳。忽又若聞密語，卽撐身振起，面示不勝喜悅平安之狀，大開雙目，矚視上天，安然氣絕，蓋天上鳳鳥，攬彼而去，高冲天府，而置之永安之所矣。

聖女德肋撒頌

可愛小鴿，太璞晶瑩。愛火煉灼，身潔神清。小花鮮豔，秀麗白英。耶穌迎折，聘納天京。哀茲塵宇，幼小靈魂。迷行海路，雲霧幽昏。爾精渡術，早達天門。自天中保，轉禱至尊。訓我愛路，熱我愛情。心心念念，藉愛以生。天

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傳畧

第十八章 患病逝世

三十八

翻地覆，不恐不驚。惟契主愛，永享天榮。

24
262375
8,